



学文化补充读物

合作化高潮中的农村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学文化补充读物
合作化高潮中的农村

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、出版
(上海绍兴路五四号)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〇〇一号

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

书号 1321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 2/9 字数 16,000

一九五六年三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三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110,000

定价(2) 一 角

I821
S295

編者的話

我們這一套“學文化補充讀物”，主要是編給初識 1500 個常用字的工農羣衆讀的；此外，相當於小學高年級程度的一般讀者，也都可以讀。

我們出這一套書的目的，是幫助上列讀者鞏固已經識的常用字，提高讀書的興趣和能力，同時增加一些新的知識。

這一套書的內容，主要分這幾類：新人新事、祖國建設、工農學文化、工農生活、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介紹以及歷史故事、歷史知識、歷史人物、等。

我們希望掃盲教師、民校教師和小學教師幫助能讀這套書的讀者，從這套書裏挑選出適當的讀物來給他們讀，並且把你們和讀者對這套書的意見——包括對這套書的內容、文字、插圖、編排形式等隨時告訴我們，以便我們研究改進。來信請寄上海紹興路54號上海人民出版社。

目 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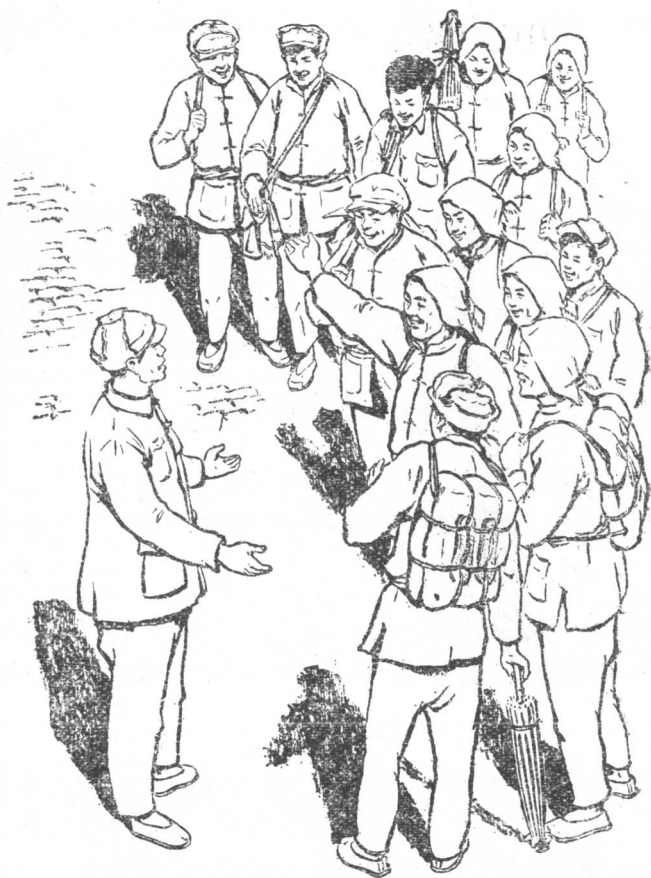
雷响一声天下知	1
貧農老漢的心意	4
老寡妇入了社	7
山要綠化,人要文化	10
分配大会上的笑声	13
農村里安上了廣播喇叭	15
一个消滅了麻雀的鄉	18
地連片,人連心	21
“我們祖先想不到的事”	24
山村里的声音变了	27
新房子	30
農民的小医院	33
爱上社里的人	36
陰陽先生宣告停業	39

雷响一声天下知

毛主席关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，像閃電一樣傳到了河南省淮濱縣（〔淮〕〔濱〕讀〔怀〕〔兵〕）的每一个村庄。人們欢欢喜喜地說：“幸福的路照得更亮了！”

沒有多少天，這縣有5萬戶貧農和下中農加入了或者積極要求加入農業生產合作社，佔全縣貧農和下中農的總戶數的8成以上。

全縣一個月來，已經訓練了8000多個建社骨幹分子。有128個互助組長，並沒有接到通知，他們却自動背着口糧、扛（讀〔抗〕）着鋪蓋，到訓練班來參加學習。有人問他們：“沒通知你們，你們怎麼來了？”他們有的回答：“是毛主席叫我們來的！毛主席給我們指了路，為什麼不來？”有的回答：“雷响一声天下知，毛



有人問他們：“沒通知你們，你們怎么來了？”他們有的回答：
“雷响一声天下知，毛主席的号召，誰还能听不見！”

冒怀苏画

主席的号召，誰还能听不見！”

这文章登在1955年12月7日人民日报上，作者是余創業（〔余〕讀〔于〕），文字經本社改动了一些。

貧農老漢的心意

73歲的貧農胡安廷(讀[庭])，聽說本鄉四川省邛崃縣([邛][崃]讀[窮][來])紅光鄉的紅光農業生產合作社要擴大了，真是又興奮，又惱火([惱]讀[腦])。

興奮的是：这一次可以入社了。

惱火的是：兒子和媳婦([媳]讀[習])走親戚(讀[欺])去了，怎樣全家報名呢？

他只怕人家說他不是“全家通”，不能報名，一夜也沒有睡好覺。鷄叫頭遍，他就起來，拿了拐杖([拐]讀[怪])，要去找兒子媳婦趕快回來。仰(讀[養])頭一看，正落着毛毛雨。他自言自語地說：“再大的雨也擋(讀[党])不住我老漢全家入社！”他一口气走到40里外的新津縣太平鄉，在媳婦娘家找到了兒子和媳婦，一家人立即歡歡喜喜趕回來。



他自言自語地說：“再大的雨也擋不住我老漢全家入社！”

冒怀苏画

到了家，村里報名已經結束（讀[術]）了。急得老漢跟兒子、媳婦吵了起來：“哪個叫你們在這個時候走親戚的？”

隔壁住的青年團員胡福廷笑着走來，安慰老漢說：“你去對社主任談談，你有入社的熱心，大家不會不要你。”

老漢一刻也沒休息，就氣喘喘（讀[穿]）地趕到社主任家里去。

當然，老漢的願望達到了。

這文章登在1955年12月28日人民日報上，作者是張天健，文字經本社改動了一些。

老寡妇入了社

合作化高潮(讀[抄])到來以後，福建省閩侯縣(〔閩〕〔侯〕讀[民]〔侯])鰲峯鄉(〔鰲〕〔峯〕讀[傲]〔風])石頭村的男女老少都十分高興。許多農民都在積極辦社，只有老年寡婦(〔寡〕讀[瓜])甲哥嫂又喜又愁，每天吃過晚飯，就坐到大門口的石板凳(讀[登])上，听大家談論辦社的事。她听到人家說毛主席下了指示，要先把貧農、下中農組織到合作社里，心里就說不出的高興。但是，一想起自己上了年紀，肩不能挑，手不能鋤，無依無靠，怕合作社不吸收，心里就很难過。她想：要是叫大家白养活我，也很不好。

可是，鄉里黨支部和農業合作社却沒有把甲哥嫂忘了，鄉里訂了全面規劃，把孤(讀[姑])寡貧困戶入社的事作了妥貼的安排，按

规划甲哥嫂也安排到合作社里去了。有一天下午，太陽快落山了，甲哥嫂照例坐在石板凳上想心事，那时，農業合作社的干部叶國良來找她閑談了。甲哥嫂看見社干部主动來找她，十分高兴，連忙說出了自己的心事。只听得叶國良說：“不要愁，党支部和我們社干部都很关心你，早把你算到社里了，只要你願意入社，人人都欢迎你。”乐得甲哥嫂連忙說：“怎么不願意入社呢？像我这样無依無靠的貧苦人，不靠共產党，不入合作社还靠什么呢？”这天以后，甲哥嫂就入了社。

甲哥嫂入了社並沒有吃閑飯，社里讓她喂(讀[位])牛，生活也就不用愁了，她高兴地对人說：“我入了社，也成了有用的人了。”

这文章登在1955年12月25日福建日报上，作者是鄒瀟湘(讀[走][消][相])，文字經本社改动了一些。



甲哥嫂看見社干部主動來找她，十分高興，連忙說出了自己的心事。

冒懷蘇畫

山要綠化，人要文化

河北省承德的山里边，有一个于杖子村（〔于〕讀〔魚〕）。过去，很多人都說这里是个窮山窩（讀〔握〕），不能建設社会主义。可是，到1955年秋天，全村百分之九十一的農戶，都已經是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社員了。过去这里農民的生活連“糠菜半年糧”（〔糠〕讀〔康〕）也說不上。董士芳（〔董〕讀〔懂〕，〔芳〕讀〔方〕）一家5口，过去每到夏天，免不了要吃野菜。冬天兩個大人只有一条破开花的棉褲，几个孩子連一条布絲也穿不上，全家只好圍成一团成天烤（讀〔考〕）火。現在，他們盖了3間新房，屋里屋外又白又亮，大人小孩夏天都穿新單衣，冬天都穿新棉衣，春天秋天还有新夾衣，炕（讀〔抗〕）上堆着一大堆新花被子。

过去，村里的一塊塊零碎的山地，被水冲

(讀[充])得只剩下了些砂(讀[沙])石。成立合作社后，已經修了500多道壩(讀[爸])，开了100多道山溝，栽楊柳(讀[留])7千棵(讀[可])，黑松(讀[送])7万棵，各种果樹1万多棵，桑樹4千棵，花椒(讀[焦])樹5千棵。耕作技術也改進了，全村每畝產的糧食，1955年已經达到平均540多斤了。到1957年，全村山上山下就要完全綠化起來，牛羊和糧食也要更多了。

过去，这里有些農民要寫信、看信都得到四、五里外去求人。現在，已經有了兩個小學，還有120多名男女青年在業余學校學習，他們經常看書看報，學到了很多生產知識。許多人說：多少年的睜眼瞎([睜]讀[爭])，今天讓毛主席給治好了！

這文章登在1955年12月7日人民日報上，作者是蔣寶璽([蔣]讀[講]，[璽]讀[喜])，文字經本社改動了一些。



他們經常看書看報，學到了很多生產知識。

冒懷芬畫

分配大会上的笑声

在上海市郊(讀[交])高桥区联星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分配大会上，大家要王大娘講几句话。王大娘要她兒子代講。她的兒子說：“我的媽媽不願意參加合作社，一年來总是上当了，吃虧了，罵我是爛污坯(讀[务][批])。”听到这里，王大娘瞪(讀[登])了她兒子一眼，忙說：“爛污坯，我又不要你講这个！”她的兒子接着說：“今年，合作社家家都增加收入，我家比去年增加了六、七成。前天，她对我說：‘云鶴(讀[号])，翻高級社吧！組織合作社大家好，我們也不吃虧。’”说到这里，他問他的媽說：“是不是講这个？”王大娘只是笑。會場上的人也都笑起來了。

这篇文章登在1956年1月7日解放日报上，作者是張根妹，文字經本社改动了一些。